



@ 雾霾 天更蓝了,微信预警越来越少



张兴赢: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

“感觉这两年雾霾变少了,难道是我的错觉?”

“你的‘错觉’没错,北京2020年PM2.5年均浓度为38微克/立方米,创下这一数据2013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新低。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276天,其中“1级优”天数106天。”

“春节这几天按理说车少人少,北京空气质量为什么又变差?”

“看来霾也喜欢过年。”

……

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张兴赢,经常在微信里解答关于雾霾的种种疑惑。如果遇到持续性的雾霾天气,还会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出“非官方”的预警提示。不过

随着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显现,这位气象专家发出的预警次数越来越少。

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轨迹,也反映在张兴赢的提案上。2018年,初次履职全国政协委员,针对当时不同部门建设的大气观测网络,由于使用不同仪器或者技术标准导致数据“打架”等问题,他提出建立客观科学的第三方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体系,统筹规范各部门现有生态监测网络。

2019年,张兴赢的工作重心从地面观测转向卫星观测。在当年全国两会上,他提出统筹实施全国卫星遥感对地观测计划,建议各部门形成合力,利用高科技加大污染源溯源力度,为精准决策提供依据。

2020年,这位气象专家在前两年提案的基础上,建议加强大气环境资源管理,科学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。“什么是大气资源?通俗一点讲,大家常说雾霾靠风吹,这种大气扩散能力就是大气环境资源,我们要把这个家底摸清楚。”张兴赢说。

今年的全国两会,他继续关注大气环境资源议题,提出加强大气环境资源配置,采用

“今年春季期间,北京出现霾天气,大家直呼受不了。其实从监测数据看,数值上没有达到前几年那样爆表的程度。”在张兴赢看来,这说明大家对于空气质量的标准在提高,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。

气象卫星被形象地称为“天眼”,不但能从太空看到灰蒙蒙的霾,还能判断霾的轻重,分析霾的成分。在我们的头顶上,约有二三十颗“天眼”,时刻监测着地球的呼吸质量。按照国际协议,国家间要共享气象卫星的监测数据。

“数据不会造假,国外气象卫星时刻盯着我们,我们治理大气污染的成就,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。”张兴赢表示,“可以预期的是,到了我国碳达峰时,雾霾问题我基本可以不用关注了。”

@ 农村路 道路好了,乡村旅游越来越香



冉慧: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酉阳县天山堡村委会主任

冉慧打小就吃够了毛狗路的苦。

冉慧家住重庆市酉阳县天山堡村,地处武陵山区。这里管崎岖不平、窄得只容得下狐狸(当地人称毛狗)走的山路叫毛狗路。从小山村到县城不到10公里的路,上山下山,走一趟得3个多小时。

2014年,冉慧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时候,山里的路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。

“我如果当上村主任,首先带大家把村里的路整好,搞乡村旅游。”冉慧坦言,她能当选村主任

也和村民“苦路久矣”有关系,正是她当初这段竞选“宣言”,打动了村民。

要致富,先修路。201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,冉慧建议加大对四好农村公路和产业路的建设支持力度。她调研发现,不少地方靠发展产业扶贫,四好农村公路建设却拖了后腿,扶贫产品外运成本比较高,打击了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。

2019年全国两会,冉慧建议科学规划农村道路体系。“由于进村公路需要经过其他村,修建过程常常遇到矛盾纠纷,制约了村子发展。”不久,农业农村部回复冉慧说,国家将乡村旅游公路纳入了农村扶贫公路中央预算内投资范围,将武陵山片区等连片特困地区、边境地区、少数民族地区、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纳入支持范围,大幅提高公路建设补助标准,支持贫困地区实施一批具有资源路、旅游路、产业开发路性质的公路改造建设。

2020年全国两会,冉慧

关注的是农村公路的安全问题,建议在必要的地方安装护栏和路灯,“以前我们认为只要有路就行了,随着大家对美好生活标准的提升,对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”

天山堡村的发展,成为农村道路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例证;从村村通到组组通,扶贫公路、产业路、四好农村路,一条条宽敞的水泥路像网一样在群山之间铺开。冉慧说:“现在从村里到县城,开车20分钟不到。天山堡人也端起了旅游碗。”

如今,冉慧心里的“交通图”铺得更广了。今年她提交的两份建议是《关于尽快开工建设渝湘高铁重庆黔江至秀山至湖南吉首段的建议》《关于在“十四五”期间规划建设渝湘粤高速铁路的建议》。在她看来,这对挖掘当地发展潜力,增强山区自我造血功能,巩固脱贫攻坚成果,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。

@ 民法典 法典落地,治理能力越来越强



孙宪忠: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

今年是孙宪忠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九年,提交的议案、建议和立法报告超过70份。作为全程参与民法典编纂的立法专家,孙宪忠提出的建议多达数千条。

2013年,孙宪忠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,就呼吁编纂民法典。当年他领衔提出“修订《民法通则》为民事总则,整合其他民事法律为民法典”的议案。孙宪忠设想,五到八年内完成编纂工作。

第二年,孙宪忠再次提出同名议案,并做了更仔细的论证。2014年10月,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编纂民法典的决定。新中国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启动,此

前四次均因历史原因被搁置。

“不少人提议编纂民法典的理由是‘别的国家有,咱们也应该有’,而我的出发点是我过去民法制度存在缺陷。”从问题意识出发,才能够真正推动民法典编纂的工程。

孙宪忠解释说,“例如当时还在实施的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,其间156个条文中能够真正直接适用的只有十几个,民法通则被‘掏空’了。不编纂民法典,仍然将民法通则作为民法的龙头法律,那当然就远远地脱离了现实。”

2015年3月,民法典编纂确定采取两步走策略:第一步编制民法总则,第二步整合其他民商法律为民法典。当年的全国两会上,孙宪忠提出“中国民法典中民法总则的编制体例的议案”,被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定名为第70号议案。接着,制定民法总则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。

2017年3月,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

总则,编纂民法典又迈出一步。之后几年,在第二步各分编的编纂中,物权、债权、家庭制度、人格权等内容的编写和修改,孙宪忠的建议、议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从提议启动编纂工作、提出编纂思路,到参与具体法条的制定修改,孙宪忠倾注了心血。“宪法是高高飘在空中的旗帜,民法就是踏在大地上的脚步。虽然每一步看起来都平淡无奇,但正是这些扎实的脚步,落实了国家的治理目标。”孙宪忠说。

几年下来,孙宪忠两鬓添霜。2020年5月,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,中国进入“民法典时代”。孙宪忠投身多年的民法典编纂工作,画上了句号。

今年全国两会,孙宪忠提出依据民法典清理其他法律中“其他组织”概念术语。他解释说,“其他组织”这一概念术语在既存的八十部法律中,表达了两种甚至是多种含义,严重影响了司法分析和裁判的混乱,必须予以清理。

本报记者黄海波、张典标

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中,有这么一群“盯子户”:他们多年盯着一个领域或者一件事情不放。这样的持续关注,促进了问题解决,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。

当他们的议案建议或提案完成使命时,既是议案建议或提案最好的归宿,也是对代表委员履职的最好褒扬。

今年全国两会,新华社记者邀请多个领域的“盯子户”代表委员,讲述他们履职尽责的故事,听听这些“盯子户”最近又盯上了哪些新问题。

(参与采写记者:李文哲、周闻韬、张玉洁)

代表委员「紧盯不放」的这些事如何了

本报记者黄海波、张典标

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中,有这么一群“盯子户”:他们多年盯着一个领域或者一件事情不放。这样的持续关注,促进了问题解决,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。

当他们的议案建议或提案完成使命时,既是议案建议或提案最好的归宿,也是对代表委员履职的最好褒扬。

今年全国两会,新华社记者邀请多个领域的“盯子户”代表委员,讲述他们履职尽责的故事,听听这些“盯子户”最近又盯上了哪些新问题。

(参与采写记者:李文哲、周闻韬、张玉洁)

本报记者黄海波、张典标